

哈佛真的歧視亞裔學生嗎？

駐芝加哥辦事處教育組

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裡，最高法院預計將對「學生公平錄取組織（SFFA）訴哈佛」案作出裁決。原告辯稱，該大學在錄取過程中不公平地歧視亞裔美國人，部分原因是給予他們較低的個人評分。自此案於 2014 年首次提起以來，主要支持平權行動政策的亞裔美國人一直處於分裂狀態。在#代表性很重要（RepresentationMatters）一直是亞裔美國人的集會號召，因為我們的社區而可能取消具有種族意識的錄取的想法對許多人來說是痛苦的。與此同時，許多亞裔美國人也有一種揮之不去的感覺，認為哈佛做錯了什麼。

我理解那些感受。作為一名韓裔美國女性，我知道被混為一談、被忽視和被視為可以互換的感覺是什麼感覺。但作為一名研究人員，我也注意到認知偏見的強大作用——我們的大腦可以快速、無意識地讓我們在沒有深入權衡證據的情況下得出結論。在哈佛案之前，許多亞裔美國人就已經感覺到了對他們不利的局面。因此，在最高法院的口頭辯論中，SFFA 律師卡梅倫·諾里斯（Cameron Norris）表示，「亞裔應該比白人更多地進入哈佛，但他們沒有，因為哈佛給他們的個人評分要低得多」，這加深了許多亞裔美國人的懷疑，儘管他們取得了所有成就，但他們將永遠被刻板印象定型。

諾里斯的指控令人震驚，但這是故事的全部嗎？首先，了解個人評分不僅僅是哈佛認為申請人有多好是至關重要的。根據哈佛的說法，個人評級「基於申請的所有部分，包括論文、推薦信和面試報告」。它考慮了對校園社區和「畢業後對整個社會的潛在貢獻」。個人評分可能應該被稱為「其他東西」評分，因為它旨在捕捉學生的特徵，而這些特徵沒有通過學術、課外活動和運動評分捕捉到。

諾里斯聲稱「哈佛大學認為亞洲人不那麼討人喜歡、不自信和不善良」更多是基於猜測而非數據。是的，它反映了許多亞裔美國人所經歷的刻板印象，但眼前的問題不是社會是否認為亞洲人不那麼討人喜歡（不幸的是，這是真的），而是哈佛是否專門和系統地對他們進行了評價。

讓我們篩選事實。是的，哈佛有一個與某些特徵相關的量表，比如關心他人、自信和正直。然而，至關重要的是，該量表並不能構成整個個人評分——它只是用於塑造個人評分的眾多資訊之一。個人評分不是性格分數。同樣被忽視的是，哈佛從未提供任何數據來說明學生在諸如善良等特徵的特質量表上的實際評分。與諾里斯的說法相反，我們無法確定哈佛是否將亞裔美國學生評為不成比例地不討人喜歡或不自信。

其次，對於為什麼亞裔美國人的個人評分略低，有完全合乎邏輯的解釋。雖然我們沒有關於特質量表的數據，但哈佛提供了推薦信評分的數據。亞裔美國人在輔導員和老師的來信中獲得的評分低於白人學生，無論是總體評分還是按學生的學習成績水平細分。如前所述，這些字母會影響個人評級。

為什麼學術評分最高的亞裔美國人在輔導員和老師的推薦信中排名較低？可能是因為亞裔美國人更有可能上公立高中，而公立學校的輔導員和教師超負荷工作。密歇根大學的博士生 Sooji Kim 和我分析了全國學生樣本，這些學生表示他們的首選大學是哈佛大學或類似的特別有選擇性的機構。在這些學生中，只有 56% 的白人申請人就讀於公立學校，而近 75% 的具有類似志向的亞裔美國人就讀於公立學校。

私立學校為大學諮詢提供大力支持，這轉化為高度客製化和客製化的推薦信。相比之下，2017 年公立學校的平均學生與輔導員比例在加利福尼亞州為 663 比 1，在華盛頓州為 499 比 1，在密西根州為驚人的 741 比 1。怎麼能指望一位輔導員兼顧數百名學生，寫出冗長的、客製化的信件，詳細說明是什麼讓他們每個人都成為閃亮的明星呢？

在最近的一項研究中，哈佛博士生塔拉·尼古拉（Tara Nicola）和合作者發現，廣大公立高中的輔導員更有可能回收和重複使用提交給大學的推薦信中的文本。這可能有助於解釋為什麼寫給白人學生的信比寫給亞裔美國人的信要好。雖然這是不公平的，但由於大多數學生無法控制他們在哪裡上學，這與 SFFA 聲稱哈佛故意歧視亞裔美國人是一個截然不同的問題。

我們沒有關於哈佛如何評估論文的數據，這也會影響個人評分，但如果總的來說，亞裔美國人寫的論文比白人學生寫的論文差一點，我不會感到驚訝。除其他因素外，白人申請人可能更有可能接受私立大學的輔導，其中通常包括對撰寫高水準論文的支持。

在審判期間，大法官塞繆爾·阿利托問哈佛大學的律師，當校友面試官對亞裔美國人的評分與其他群體的學生一樣時，亞裔美國人的個人評分為何會更低。實際上，當你按學術排名對學生進行分類時，白人在校友評分上超過了亞裔美國人，而且他們在校友個人評分上的總體得分超過了亞裔美國人。

所以亞裔美國人進入哈佛的機會減少真的是因為哈佛認為他們的性格不佳嗎？我們沒有證據支持這一說法。我們所能權衡的只是實際可用的數據——其他一切都只是猜測。

現有數據告訴我們，亞裔美國人進入哈佛大學的機會較少，並不是因為他們不夠善良或不夠自信，而是因為他們成為校友或被錄取的運動員可能性較低。當你只比較非校友子女學生、運動員、特殊院長名單上的學生或教職員工的子女時，亞裔美國人的錄取率實際上略高於白人學生的錄取率。同樣，這些動態可能是不公平的，但它們與SFFA提出的故意歧視的說法截然不同。

亞裔美國人很容易認為招生情況對他們不利，但實際上，與1990年代末我申請大學時相比，現在高中畢業的學生多了80萬。每個人都越來越難進入最有選擇性的大學。

問題仍然是最高法院是否會允許大學保留具有種族意識的招生，以此作為承認所有種族和背景學生成就的工具。允許這樣的政策至關重要。具有種族意識的招生對於創造學生可以在社區中相互學習的大學環境仍然至關重要，讓他們為複雜、多元化的社會做出貢獻做好準備。這對亞裔美國人和其他任何人一樣適用。

對#代表性很重要 略知一二的女演員 Sandra Oh 在最近的一次採訪中說：「我對平權行動有真正強烈的想法，因為如果沒有『多元文化主義』，我就不會獲得我所獲得的經驗……它為其他人騰出空間給予機會。」正如她所理解的，為他人騰出空間並不意味著將自己的社群拋在後面——而是意味著願意面對一些不容易接受的•事實。

不是每個亞裔美國人，即使是那些考試成績完美和成績斐然的人，都會進入哈佛，儘管他們中的很多人會。我們有責任深入挖掘並檢查SFFA 的聲明是否確實基於證據和數據。

撰稿人/譯稿人：Julie J. Park/ Eileen Tsai

資料來源：2023 年 3 月 7 日，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https://www.chronicle.com/article/does-harvard-really-discriminate-against-asian-american-students>

